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御纂春秋直解　御製序　目錄　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陸朝愈

謄錄監生臣金特

經部五

御纂春秋直解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按

御纂春秋直解十五卷乾隆二十三年奉

勅撰以十二公為十二卷莊公僖公襄公篇頁稍

繁各析一子卷實十五卷大旨在發明尼山

本義而剷除種種迂曲之說故

賜名曰直解冠以
御製序文揭胡安國傳之傅會臆斷以明誥天下與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宗旨同符考班彪之論春秋曰
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王充之論春秋曰公
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平常之事
有怪異之說經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
之心蘇軾之論春秋曰春秋儒者本務然此
書有妙用儒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

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朱子之書春秋亦曰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又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紀事安有許多義例然則聖經之法戒本共見共聞聖人之勸懲亦易知易從自啖助趙匡倡廢傳解經之說使人人各以臆見私相揣度務為新奇以相勝而春秋以荒自孫復倡為有貶無褒之說說春秋者必事事求其所以

貶求其所以貶而不得則鍛錬周内以成其罪而春秋益荒俞汝言春秋平義序謂傳經之失不在於淺而在於深春秋尤甚可謂片言居要矣是編恭承

訓示務斟酌情理之平以求聖經之微意凡諸家所說穿鑿破碎者悉斥不採而筆削大義愈以炳然學者恭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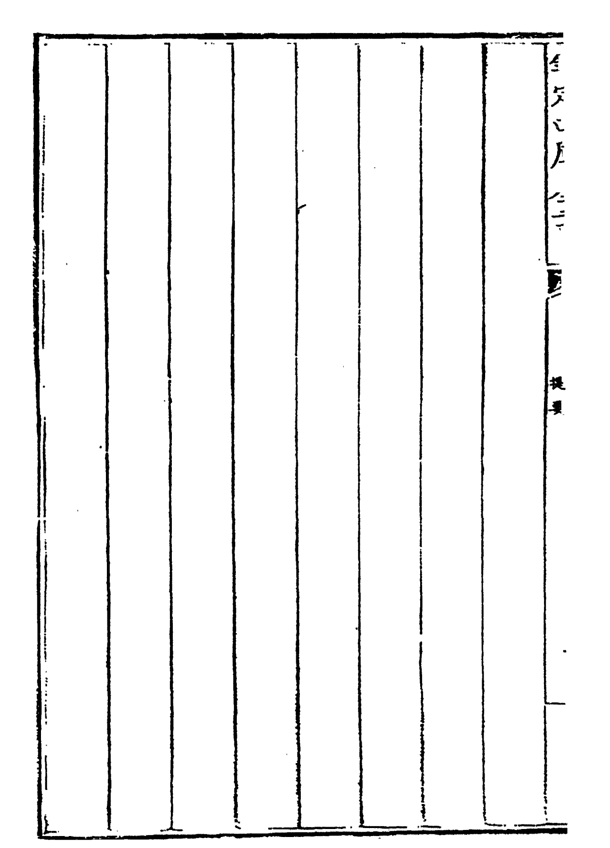
御纂春秋傳說彚纂以辨訂其是非復恭讀是編以

融會其精要春秋之學已更無餘蘊矣乾隆

四十一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御纂春秋直解序

中古之書莫大於春秋推其教不越乎屬辭比事而原夫成書之始即游夏不能贊一辭蓋辭不待贊也彼南史董狐世稱古之遺直矧以大聖人就魯史之舊用筆削以正襃貶不過據事直書而義自為比屬其辭本非得已贊且奚為乎厥後依經作傳如左氏身非私淑號為素臣猶或詳於事而失之誣至公羊穀梁去聖逾遠

乃有發墨守而起廢疾儼然操入室之戈者下此齦齦聚訟人自為師經生家大抵以胡氏安國張氏洽為最著及張氏廢而胡氏直與三傳並行其間傳會臆斷往往不免承學之士宜何考衷也哉我

皇祖欽定傳說彙纂一書鎔範羣言去取精當麟經之微言大義炳若日星朕服習有年紬

闡志切近因輯易詩二書竣事命在館諸臣係糸是經具解以進一以彙纂為指南意在息諸說之紛岐以翼傳

融諸傳之同異以尊經庶幾辭簡而事明於范甯去其所滯擇善而從之論深有取焉夫儒者猥云五經如法律春秋如斷例故啖助趙匡陸淳輩悉取經文書法纂而為例一一引藏切墨以求之動如鑿枘之不相入譬諸叔孫通蕭何增置傍章已後例轉多而律轉晦蓋曲說之離經甚於曲學之泥經也審矣書既成命之曰直解匪不求甚解之謂謂夫索解而過不直則義不見爾而豈獨春秋一經為然哉是所望乎天下之善讀經者

乾隆二十三年秋月御製

御製書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

春秋聖人尊王之經也元年春王正月開宗明義之第一也解此者自三傳以至後儒其說充棟或致操戈無容置議然識聖人之深意者有幾乎王道熄而作春秋春秋魯之舊史也自隱公始則不得不書隱公元年而即繼之曰春王正月前史所無有也葢言公之元年乃禀王之春王之正而得是非尊王之義乎且是年也於齊為九年於晉為二年衛鄭以下各為其年不可蔞指

數而總為平王之四十九年於斯時也世人將何以紀其年而知其歲乎是則聖人之書元年春王正月也者其亦有感於斯乎行夏之時聖人之私議不能行於時言春王而不言王春月可改而春不可改亦隱寓夏之時與王之元所謂大一統足以一天下之心而不可任其紛有不能行之嘆矣茲為開宗始義乃貫春秋之本末而絕筆於獲麟蓋聖人之道在萬世即聖人之憂在萬世是則封建之說不惟不可行於後世知聖人亦未必

以為宜然也

乾隆戊戌孟夏月

正總裁官

經筵講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兼管吏部戶部事務總管內務府大臣管理三庫事務

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務暫行署理步軍統領事務忠勇公臣傅恒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議政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兼管兵部事務臣來保

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臣劉統勳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臣汪由敦

副總裁官

經筵講官議政大臣戶部尚書兼都統領侍衛內大臣武毅謀勇公臣兆惠

太子少保議政大臣理藩院尚書兼都統臣納延泰

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兼管順天府府尹事務教習庶吉士臣劉綸

提調官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覺羅巴延三

戶部銀庫員外郎臣額爾景額

吏部文選司郎中臣袁守侗

纂修官

日講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臣梁錫璵

收掌官

户部顏料庫司庫臣巴尼琿

户部陜西司額外主事臣馮光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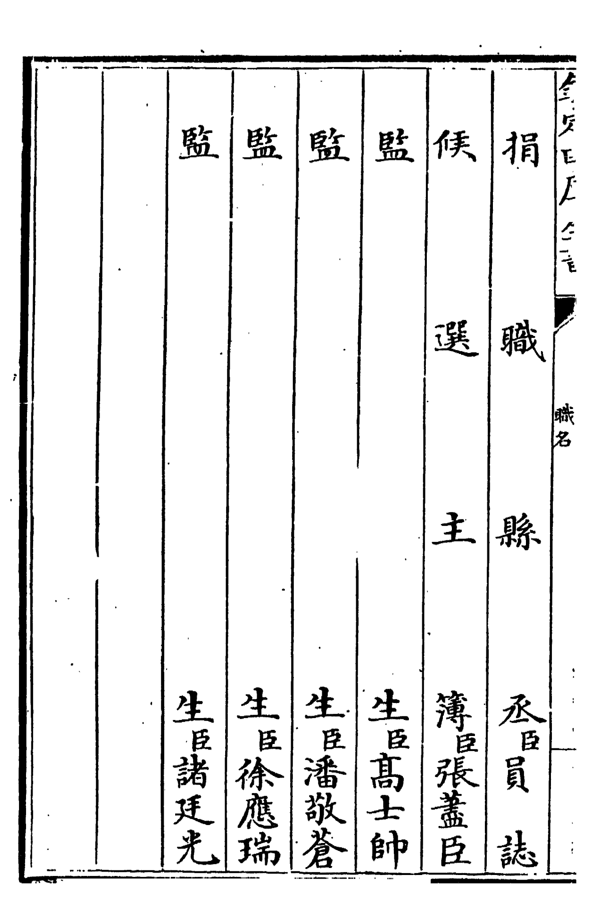
謄録官

舉人臣夏秉衡

舉人臣王文炯

舉人臣葉能

捐職州同臣王成曾



捐職縣丞臣員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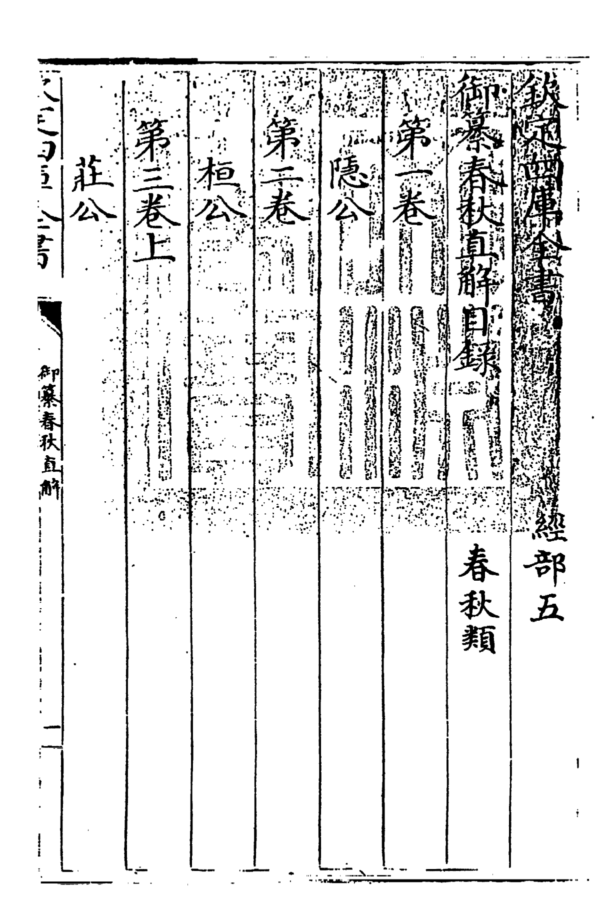
候選主簿臣張藎臣

監生臣高士帥

監生臣潘敬蒼

監生臣徐應瑞

監生臣諸廷光



御纂春秋直解目録　春秋類

第十二卷

哀公

御纂春秋直解卷一

春秋繼詩書也雅亡於黍離書終文侯之命斯春秋作焉託始隱公時相接也據時事以維王迹而是非著治亂具法戒昭使後世得以考而鑒焉孔子之志也

己未 平王四十有九年 在位五十有一年孫桓王立

春秋為尊王而作而用魯紀年者本魯史也後人因

以干支與天王之年冠其上其意善矣第經所無而增之則混經且魯公之年大書而王年分注豈聖人尊王之意哉今特立王年於魯君元年之前而大書之所以別經也抑以著尊王之義不失聖人之旨云

爾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長庶子也

元年

元始也先君之終嗣君之始故稱元王者正朔通乎天下而列國之史各得稱元年以紀事志始也

春王正月

春者歳之首天道之始正者月之首人事之始謂首月為正正始也冠王於正者周正也夏正建寅周正建子子何以為春春為青陽寅者三元之備而子則一陽之生天開之始春氣之萌也干支之始甲子卦圖之始震復律呂之始黄鍾歴象之始日至皆天道

也周改時改月而商建丑為地正不改時改月者無成之義也建子之月改朔改時本天道以授人周王之法也正月之上書春書王紀王制以示後孔子之教也春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此下三月有事書正月者以元年正月應有即位之事也隱志讓桓不行即位之禮史無可書非孔子之削之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求邾好也魯侯爵而稱公者魯史所書臣子之辭也

盟有書及有書會書及者止有盟事書會者兼行會禮也邾魯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邾近魯公立而盟以結援焉不日史失之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逐其弟也凡殺子弟目君以目鄭伯知其為弟也稱兵爭國則不書弟與公子以不稱弟知其爭國也勝而去之曰克親而兵之可傷矣于鄢遠也巳奔鄢又克之甚之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

繫王於天明王者當欽若天道欲循名以盡其實又以見尊王即所以尊天不尊王則獲罪於天也宰統百官天子之卿也或名或字或爵因舊史也繫仲子於惠公者惠公寵仲子若夫人兆禍端也然究未立之為夫人故止曰仲子而隱公尋父志而以其卒赴於王成父過也平王不正其非夫人而賵之壊王綱也其後桓怵邪謀而為篡逆蔑天倫也仲子之名一

正而平與惠隱桓之失皆著故曰春秋之志微而彰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公也隱桓皆宋出而桓母則武公之子也王賵仲子公不自安而釋先君之怨以求成焉宋輕公不自來而使其臣曰宋人外卑者也其地以國宿亦與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祭伯畿内諸侯為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為好

書來非事也故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内近以儐國扶外援以要君則亂之所由階謹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公子益師卒

内臣書卒者皆卿也大國之卿三命受王命而為君佐國之治亂與有責焉卒之者重之且以尊君命也程子曰時不請命故卒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是也益師者衆氏之始也諸

侯世國大夫不世官卿世則臣柄國而公室卑矣書之抑以為戒也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周官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葢天子非時而合諸侯以禁止天下之不義春秋書諸侯之會皆非王事而私會耳戎徐戎在魯東舉號無爵也潛魯地會戎修惠公之好也非王事而修私好於同列且非宜

況戎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向皆國名凡用兵君將不言帥師君重於師也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畀師衆稱師將畀師少稱人或不詳亦稱人書入不順也胡安國曰非王命而入國不臣也擅興兵而王不討焉不君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書帥師志用衆也極亦

國名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公羊曰及我欲之如蔑之盟公求好於邾是魯欲也前此潛之會公辭戎盟今復以請而盟于唐非魯欲矣蓋魯與他國盟皆書及别内外之辭不必皆魯欲也惟兵事則内外皆主欲戰者而書及重之也自治有道禦侮有方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會且不可況盟乎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履緰紀卿也卿為君逆稱逆女女者從父所稱之辭公自主婚也卿為君逆至其國而君逆於所館所謂大婚既至冕而親迎是也禮之節也伯姬者先公之長女也內女為諸侯夫人書歸者五而紀伯姬獨書逆以後遭紀之變而閔之且其娣叔姬之賢不可不錄故叔姬之歸不得略而於伯姬之歸特書逆以明

其為嫡也

杞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曰魯故也向近魯而莒入之莒魯之爭自此始

杞婚魯故為魯盟莒杞侯爵子伯訛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夫人也書薨明齊也夫人與君其尊同也先薨不

葬明順也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後有合葬之事也不

地者婦人無外事有常處也尊同則位正順昭則化

行

鄭人伐衛

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也聲罪致討曰伐征伐天子之大權自諸侯出非禮也私會盟則結黨以要君專侵伐則稱兵以叛上春秋皆惡之止亂也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己巳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也日月共行於天而

各有道歲凡十二會會而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食不言月揜日止書日有食之者抑陰而存陽也日食必書教人君以恐懼修省之道也克謹天戒則雖有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不名者臣子之辭魯不敢名公天下均不敢名王也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

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赴魯亦不會也不赴内臣之罪不會外臣之罪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譏世卿也因其告喪而以氏書著尹氏之世執國政也不名義不繫乎名也左氏傳作君氏曰聲子也為公故曰君氏夫國母也而創為之稱於名則不正以君之號而繫之為氏於言則不順春秋所因者魯史舊文也其曰君氏者史策之文歟抑國人之稱歟尹

氏見於詩春秋者屢矣而君氏不經見無所據依當以公羊傳為正

秋武氏子來求賻

非禮也仲子之賵天王來歸天王之賻武氏來求比而觀之可傷矣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書武氏譏世官也稱子弱且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曰薨不書薨外辭也魯君書薨臣子之辭也外諸侯不生名卒則名之盖史之為道著姓名序世次記事實明是非昭法戒也卒之知其世也名之知其人也以是考其事焉是非可定法戒可舉矣然有名有不名何也或即位而告為後同盟而存載書朝會而具要約聘告而爾簡牘於其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是則其名不可知或史失之亦不得而紀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左氏曰尋盧之盟也而齊鄭之交固矣鄭與衛隙故結援齊欲圖伯故樹黨劉實曰齊僖資莊以糾合鄭莊亦挾僖以自强其交固天下始多故諸侯遂無王矣

癸未葬宋穆公

卒從外録來告也葬從內録往會也故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也會者非卿則不書書其所為之

事其有使往可知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伐者問罪之辭服則止耳從而取其邑是利之也故書伐以罪其竊王之權書取以惡其奪人之有隱公之篇書外取邑者二陳傅良曰春秋之初猶以取邑為重是也後則不勝書矣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弑逆大惡聖人所不忍言然而必書之者定亂賊之
罪名欲以行天討而戒萬世也凡得其罪名者書名
不得其名者在當國者書國衆則書人公子之親則
書公子世子則書世子大夫書氏不氏因舊史也既
定亂賊之罪名且著其由来之異蓋儆君父以自修
使隨事以慎其微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禮書會行遇禮書遇

紀實也清衛地也左氏曰公與宋公為會未及期衛人来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其為浴衛亂明矣既而宋與衛伐鄭而公不與則公志在討賊而宋不從可知矣及宋乞師而公辭焉公其知義矣乃翬也固請而公弗能禁守義不篤失其職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之謀發於衛州吁弑君而求寵於諸侯先叙三國惡黨賊也宋公子馮出奔鄭殤公乗州吁之請而

以兵會懟鄭之欲納馮而不忌州吁之為簒賊其惡甚矣故首宋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辭宋矣翬帥師而會宋是要君使黨賊也是好人之為賊也是將敢於自為賊也方命主兵無所忌憚鍾巫之禍兆矣再序四國蓋於黨賊者有餘惡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州吁自立而斥其名正其為賊也稱人衆辭也殺之

者石碏而書人明非碏之私討而人皆欲討亦夫人之所得討也公羊子曰稱人者討賊之辭是也定大惡之名嚴黨賊之罪予討賊之義廣討賊之途賊始無所容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州吁二月弑君而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濮陳地陳亦有助焉其黨賊也罪之其助討也予之是非之公也後此宋求萬於陳魯求慶父於莒皆責賂而後與今陳不匿賊取賂猶知畏義焉耳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殺州吁者石碏也則迎晉者亦碏也乃不同碏於尹氏之立王子朝而書衛人明非碏之私也不同晉於齊小白之入于齊而書衛人之立明非晉之爭也州吁討而衆望在晉稱人者見碏之從衆晉之得衆也然衆可以討賊而不可以立君晉可以為君而不可以立於衆國承之父也命出之王也衛人不請於王而擅置其君晉利國人之奉己而専有其國皆非也

人可立君則生事以邀功市恩以竊國階之亂矣特書立以止亂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

魚漁也月令季冬始漁周之仲春夏之季冬也漁之時也然公以為觀而非以為祀也且于棠遠矣非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左氏曰衛亂是以緩古者諸侯薨誄於天子宜以爵配謚衛侯爵而稱公則彼國臣子之辭而私謚耳非禮也

秋衛師入郕

夏葬桓公秋入郕緩於送終而急於入國不以居喪為重也繼州吁之後而復阻兵修怨以亂踵亂矣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宮成而祀曰考庶子為君為其母立宮桓未君而仲

子有宫非禮也六羽六佾也佾舞有干羽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故不謂之佾魯僣八佾舊矣仲子之宫不敢同於羣廟故降用六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之僣也然用六羽於仲子之宫則仍僣矣且止用於仲子之宫則羣廟仍不改其僣也其辭微矣

邾人鄭人伐宋

諸侯以爵序至用兵則以主者首戎興戎也邾主兵故序鄭上雖邾見侵於宋然當告之天王乃閒宋鄭

之隙遂結鄭以伐之非其道矣故罪之

螟

蟲食苗心曰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書之使人君畏天災重民命戒逸欲啟憂勤也齊履謙曰春秋所書有災有異害及於民之謂災物反其常之謂異二者魯皆備書諸國惟異則書蓋災則事止一國異則理關天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臧氏之始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入郛之役也入郛之役邾主兵而報鄭者欲除馮也宋殤以馮在鄭而兩伐鄭鄭之報宋序於邾下以鄭伯之罪輕也今宋又伐鄭而圍其邑背惠無親佳兵虐鄰其罪甚矣

六年

春鄭人来輸平

輸納也平者前有不平今則釋憾而平之也胡安國曰鄭輸平於魯盖以利相結離宋魯之黨也夫平可也以利平則不可如以義雖興師毒衆而聖人與焉謂是以殺止殺也如以利雖解怨釋爭而聖人懼焉謂是以亂易亂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鄭故也齊鄭嘗盟于石門今則因鄭輸平而為此盟東方之國齊為大結鄭結魯其黨盛矣書之以志齊

僖小伯之始也季本曰魯離宋黨而與齊為艾之盟又二年齊離鄭黨而與宋為尾屋之盟又二年齊魯復離宋黨而與鄭為中邱之盟倏合倏離為行私計耳信義何有焉此盟之所以不足貴也

秋七月

竟時無事舉首月以配時備四時以成歲也此春秋所由名乎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明天人之理合王者當憲天以出治無棄時也

冬宋人取長葛

前書圍志在必取也圍之經年久役毒民肆暴貪利其罪甚矣夫兵以義動猶宜慎之況不義乎君子是以知與夷之不終也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娣也不偕歸待年也娣不書此何以書賢之也後紀亡而歸於酅以全婦道也將有其終故録

其始

滕侯卒

不日不名史失之不葬魯不會也

夏城中丘

書不時也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不時害義固為罪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令君之兄弟先君之子稱公子者其常也書兄及弟

皆變文也有譏其私者有責其薄者有美其賢者考於事而可見矣胡安國曰年者齊僖同母弟也僖公私之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襄公絀之遂成簒弑之禍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是也所惡於私者惡其偏而教之正也偏薄則怨偏厚則驕驕則多欲欲而不繼終歸於怨怨乃亂也仁人之於兄弟絕偏繫之私篤友恭之義以禮定分人倫正禍亂息矣

秋公伐邾

左氏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為宋討也邾鄭伐宋故也鄭既輸平曷為為宋伐邾宋及鄭平矣於是伐邾以懐宋渝蔑之盟有所不顧則前此之輸平亦何為也哉人無信不立為人伐人附强凌弱殘己附庸信義兩失矣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

凡國名周公之裔伯爵也盖王朝之卿也程子曰周

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禮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卿行旅從戎以衆犯之故書伐著戎之橫也楚邱有二一在今河南滑縣衛邑也一在今山東曹縣北是也不繫國魯邑也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邱魯邑而後屬宋也王使入境而不能衛遭難而莫之救魯罪大矣以歸罪凡伯不能死於其職也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氏曰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垂盖宋以馮故伐鄭鄭以叚故伐衛故宋衛有怨於鄭齊之平宋衛者欲使與鄭釋怨也宋公請衛先相見者有所謀也而託於遇故書以示貶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祊者鄭所賜從王有事於泰山湯沐之邑也歸者不返之辭彼所欲也入者不順之辭非己有也前此輸平今也歸祊先結言而後輸賂也天王所賜先祖所受而鄭歸之罪鄭也而魯入之罪魯也且賄賂之行與受同罪故兩書之自是魯固與鄭而伐宋之謀成矣甚矣利之為害大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不名史失之魯宋嘗盟于宿不葬非禮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宋衛從齊也齊侯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其志大矣然假名以求諸侯而非有平怨之心既黨鄭伐宋又黨宋伐魯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此謂夫盟成於齊而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無伯也桓文以後皆首伯國則無王矣

八月葬蔡宣公

蔡宿同赴而不同葬畢宿也天王之賻不歸雖尊弱也齊晉之役皆從雖畢強也吳楚之喪親送雖疎大也滕宿之卒不葬雖親小也可以觀世變焉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成紀好也密之盟故也紀莒修好因為魯致辭焉然莒究未嘗與魯通也今公受鄭祊以赴鄭求慮莒人之議其後乃為此盟家鉉翁曰凡公與強國之大夫

盟不書公諱强國以無道加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盟則書公以公自欲與之盟也以望國之君而盟小國之臣公替莒人僭矣

螟

頻災頻書者臣當頻言之君當頻知之也君惡聞災則臣以災為諱諱言災謟也惡聞災慢也民何賴焉民為邦本本傷國從之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公子展之孫公命以王父之字為展氏家鉉翁曰無駭以名行及其死則賜之族以王父字為族是也亦有雖為卿而竟不賜族者如挾柔溺之後無聞者是也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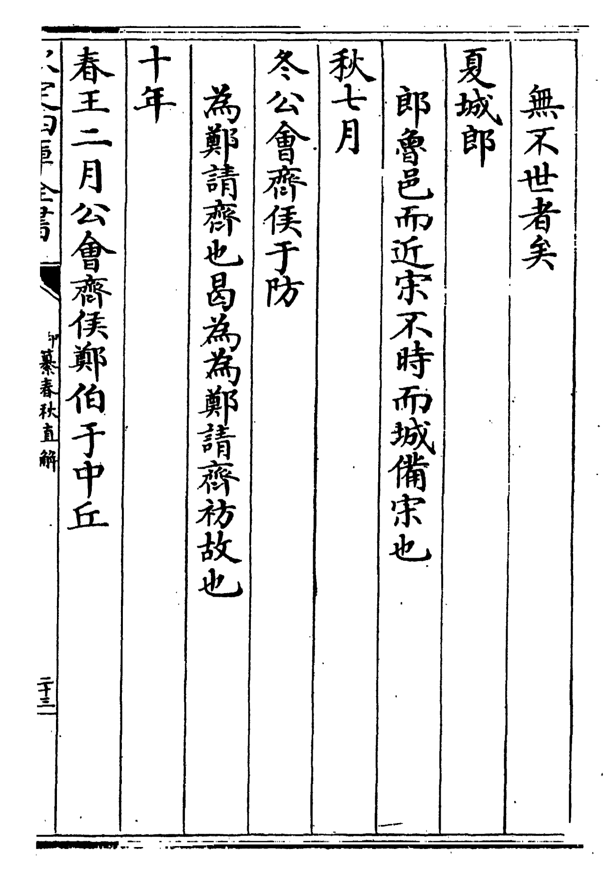
南氏季字王朝之大夫也王蓋再聘隱矣屢書之重傷之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雨或有之以大為異尤以震電為異癸酉至庚辰凡八日大雪遽乘之更異之異矣董仲舒曰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来相應甚可畏也

挾卒

挾之後無聞焉非世卿也春秋之初猶近古也後則



無不世者矣

夏城郎

郎魯邑而近宋不時而城備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為鄭請齊也曷為為鄭請齊祊故也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防之會左云謀伐宋此之會左云為師期伐宋實成於公撿厥所由賂故也未輸平則黨宋既輸平則黨鄭不歸所輸則又黨宋既歸所輸則又黨鄭以是知利能移人之心也能敗人之信也能亂人之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兵以主者首此報長葛不以鄭首何也鄭詐魯貪而齊無信其罪等耳以國之大小言則齊先矣再書翬帥師惡之也權臣執兵柄則君危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病公也鞏既會伐公復繼之出宋之不意而敗之詐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宋邑也浹旬而取二邑焉貪也陳傅良曰鄭師入而歸於魯以内取書之者蔽罪於魯也春秋嚴義利之辨苟以為利書魯取而已譏不在鄭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入者乘鄭之外勝而為擣虛之計也夏鄭伐宋秋宋入鄭報之速也鄭結魯而披宋之邑宋名衛而踐鄭之都報之甚矣宋新敗而遽勤其民鄭恃勝而不守其國同歸於亂而已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居鄭北盖鄭之與國也宋鄭搆怨戴何與焉以入鄭而不能有因移師以伐其與國其怒遷其毒熾矣鄭伯旋師自救而宋已去鄭而伐戴又名蔡而不和

鄭伺間而伐之悉取三國之師焉黄仲炎曰宋殤之成禍在好兵鄭莊之稔惡在用譎是也然宋鄭之爭宋實戎首又其圖報也酷是以君子尤惡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五年衛入郕郕遂服於衛盖衛之與國也三國伐戴宋志也二國入郕齊志也郕近齊盖藉力以弱郕而謀并也鄭以郜與防媚魯又以郕媚齊也云郕不會王命者强加之罪耳肆暴相攻波及與國惟其小而

易侮也入春秋以来兵爭未有若是年之甚者其無

義戰之始歟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来朝

諸侯朝天子禮也書来朝何為哉周室衰小國畏大

國而臣事之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

嘗一朝魯焉朝魯者滕也薛也曹杞紀小邾也而魯

未嘗相朝焉朝人諂也受人朝僭也滕薛並至而書

来朝盖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隱公之罪莫逭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来

謀伐許也鄭以祊餌魯魯與之伐宋又以宋二邑餌之遂與之謀許許與鄭鄰鄭之所利公甘為鄭役而報怨又為之廣地謂之何哉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以主兵言宜首鄭以國之大小言宜先齊乃以公及

二國者公受鄭賂而沒於利利者亂之源書公及以公主兵塞亂源也入春秋而取國蓋始於此其罪大矣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不地變也其地有不可言者焉志弒也不直書弒者不忍彰也以不地見弒者不忍沒也然以不地見弒究未知誰弒之也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桓薨于齊而夫人孫齊則齊侯殺之而夫人與乎弒

也子般卒而慶父如齊則慶父弑之也閔薨而夫人
孫邾慶父奔莒則夫人與慶父同弑之也子卒而仲
遂得臣行父如齊三人共弑之而仲遂其首惡也隱
薨而桓即位則桓弑之耳翬謀弑而歸獄於桓桓為
首焉耳不言弑而弑可知不言誰弑而誰弑可知故
曰春秋之志微而章不書葬者賊不討不葬所以責
臣子也討賊之義廣之於人而臣子之責尤重焉尤
子之專責故繼故不書即位賊未討故不書葬也

御纂春秋直解卷二

庚午 桓王九年在位二十有三年子莊王立

桓公

名允隱公之弟亦惠公之庶子也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不書即位而桓即位何也桓自正其即位之禮

蓋以罪歸寪氏為賊已就討又以嫡自居本宜立也聖人仍舊史以著實而其罪自定且以見亂賊之得志也天王之失誅也方伯之廢職也魯人之臣仇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會鄭求定位也鄭方雄於諸侯且與隱睦故桓懼討而求會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而首會之復因以為利而求許田遂前此以祊來易之謀也無以為名曰吾姑假之且加璧焉魯即如其意以予之賄賂彰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垂會甫閲月而復為此盟蓋許田已歸得賂而深相結也割地以逭討黷利以庇罪世衰道微弑逆得志

聖人傷之

秋大水

大水者恒雨為沴繫於時明其久也所以謹天戒憂民生儆人修省也又水有所泄則不為害禹迹既湮溝洫廢而民罹害故謹而書之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自與夷立屢舉伐鄭必欲除馮是安忍也十年十一戰是阻兵也督乘民怨弑之以立馮魯為望國宋作王賓允翬馮督相繼交發人倫之變甚矣孔父名也劉敞曰君前臣名是也及累也君弑而臣與其難惟孔父荀息仇牧三臣書及雖孔父先死亦蒙弑文

之下蓋以其能與君為存亡也倘三臣不死則能討賊者必三臣也故賊必欲翦之也督不氏未賜族也諸侯受賂而立之故督之後為華氏

滕子來朝

譏崇賊也隱強則朝隱桓弑則朝桓不擇人而謟之宜其弱也書子時王黜之也滕侯也而稱子薛侯也而稱伯小邾無爵而稱子王朝之黜陟不行於大而行於小春秋本王制以正名天子之事也然則滕子

無貶乎曰書來朝非禮可知也名爵自有定稱是非在乎其事不於事求義而以名稱為褒貶斯害春秋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為賂故立華氏也會必有故不書故者故已明也稷與澶淵之會書故故未明也稷疑於討督澶淵疑於討般也國莫弱於無禮人莫惡於無恥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心死聚天下之諸侯受賂而共立賊貪

利蔑禮至於此尚為有恥心乎弑其君取其君之財以賂諸侯而皆得立焉其誰不勸弑天下之禍靡所止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華督之賂也大鼎繫郜郜文之昭也武王克商班宗彛於兄弟之國以為子孫藏則大鼎者必郜之分器也郜雖滅而鼎名不可易尊王賜也書取非其有而取之貪也著成亂之由也書納逆也神弗受也大廟

周公廟也納於大廟賂彰而教弑也誣其祖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

謀齊難也齊欲滅紀紀婚魯故來朝而謀之桓何人哉失所因矣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曰始懼楚也蔡鄭天下之中也楚得蔡則長驅宋陳鄭許之郊得鄭則界絶齊魯秦晉之路故齊與楚爭蔡晉與楚爭鄭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鄧近楚

楚姻國也葢畏楚而託於鄧也然鄧不自保能庇蔡鄭乎書鄧之會惡楚之馮陵也傷周室之無政與諸侯之無謀也

九月入杞

書入惡桓也負大惡而入人之國無忌憚之甚也不稱將將卑也二王之後莒取其邑魯入其都君子傷之

公及戎盟于唐

修舊好也隱因戎之再請而始盟彼有慕而求於此也桓自與戎盟此有畏而求於彼也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必告於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公至繁不勝書必有關得失之故而後書常事則不書也

三年

春正月

不書王闕也未修之前史有闕文既修之後經有闕文史闕聖人因之慎也經闕後人說焉鑿也

公會齊侯于嬴

自中丘會後齊鄭與隱相親也鄭執周政而多詐故桓先納賂以結鄭齊爲東州之大國次即乞婚以連齊書之惡齊之黨賊也抑桓之婚齊求追討也而卒甍于齊豈非天哉其謀以自全者適所以自禍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者相命也同列勢均不以齊侯命衛侯故曰胥命也不盟結言猶近古焉荀卿曰春秋善胥命然謂之愈於盟則可謂之正則不可其所命者非王命也且其事又有善否焉今亦未知其事之果善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

為紀結郕也齊欲滅紀郕亦與齊有怨故公與紀會于郕約拒齊也桓誠惡然其欲存紀則善矣春秋立勸懲之極故善人有微惡必恕之成為善之美也惡

人有微善必録之開遷善之門也如其善惡而無成心焉是曰天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其變大矣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既者三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於桓之世位以卿而逆夫人尊而親之也故稱公子焉其與弑可知也與弑者而尊而親之是賞弑也賞弑者志於弑以是知桓之果首弑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父送女非禮也不稱女已至魯境也不稱夫人猶未成禮也據魯言齊故曰姜氏

公會齊侯于讙

齊侯以送姜氏來而公以會齊侯往其意在會不在送女也輕禮而重勢也輕禮必不能盡倫倫失則階厲重勢必不能守義義虧則名侮

夫人姜氏至自齊

不言翬以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言公以者不與公受姜氏于讙也因會乞婚因會成禮始之不正庸人忽之君子懼焉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齊侯送女其弟致女私文姜也前使弟令又使弟私年也私者禍之階文姜之淫毋亦義訓有缺乎後年之子無知作亂亦僖有以啟之也故春秋貴義不貴惠繩其偏私使歸於正

有年

有年者豐也歲有豐凶天之行也歲凶必書示人君先時警備及時軫恤也豐則不書十二公惟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餘皆不書者常也桓宣何以書幸之也桓十八年止一有年宣十八年止一大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冬田曰狩周之春則夏之冬狩時也得時何以書為
于郎書也郎巖邑也前城之令狩焉習備也然非地
矣蒐苗獮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桓至是立四年矣王不能討又下聘焉失政矣宰不
能諫復為使焉失職矣賵仲子咺與有責焉聘桓糾
與有責焉王之下士以人書中士上士以名書大夫
以字書卿以爵書獨宰以官書重宰也宰而名之從

中士之例深責宰也是年無秋冬闕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

無事闕文也春秋記事必有始終蔡人殺陳佗事之終也左傳云陳佗殺太子免則事之始也經無見焉蓋在此乎故趙匡曰當記陳佗作亂之事是也

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之後不逾月而卒以憂卒也是嘗會稷以成宋

亂者遂自亂也陳桓魯桓及身而亂齊僖鄭莊身歿而亂利人之亂惡有不亂者哉

夏齊侯鄭伯如紀

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是知齊鄭之朝紀僞也紀人知之其計不行然後以朝反春秋書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傳曰朝而經書如傳以紀事經以明義也往其地曰如行朝禮曰朝惟朝王為宜故朝王雖非其地亦曰朝公朝于王所是也成十三年公從諸

侯伐秦過周而朝止曰如蓋病其行禮之不專而不與其朝也朝齊晉與楚亦曰如惡其以王禮事人而不與其朝也他國來魯書朝魯者彼失禮而此受之故貶彼以見義外相朝亦曰如蓋沒其實以見義皆所以尊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字王朝之大夫也仍叔之子父在子弱而已奉使世官而子弟與政也桓罪著矣一聘已非況再

聘乎且以未命者將命王命輕矣周衰世卿專政爵不以德使不以能君狥其愛臣執其柄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是年秋王伐鄭從者蔡衛陳三國而已今屢使聘魯意召兵於魯乎魯重私黨而輕王命王師之敗魯有責矣

葬陳桓公

佗當君在而殄君嗣君由是卒是賊也賊未討而葬君魯不討而往會焉故書以著其罪

城祝丘

備齊也公將抗齊以存紀故備之夏城之不時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周弱久矣桓王一旦欲振其威當權其輕重鄭之不朝固有罪矣然視宋魯簒逆楚僭王號戎執王臣罪孰重乎不擇罪而致討非義也天子之征內使卿士外任方伯鄭莊狡而善戰宜簡元老以壯其猷不命將而親征非計也且大國無從焉秖蔡衛與鄭有怨

陳佗計圖定位又皆稱人將卑師少以微者行也卒之不戰而衂重挫王靈自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屬辭之法首舉王而事繫於下則稱天王其不稱天者特文也先舉其事以屬於王而不稱天者恒辭也此之王不稱天恒辭也葢鄭罪本當治也諸侯同伐書會用其師書以王者天下之共主則書從而已矣三國從王順也以微者從則蹈慢王之罪矣天子討而不伐書伐者見未盡天討之義也沒其戰隱其敗

又以存天下之防也至鄭致王伐而又不服可勝誅哉

大雩

龍見而雩歲之常祀故經無書六月雩者過則書旱祭也志災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境内山川書大雩者雩於上帝因災以著僭也經於魯之僭皆因事而始見其詞嚴其㫖微矣

冬螽

蝗也常因旱而生志災以閔民也

冬州公如曹

以爵書公者宋是也以官書公者則三公也州寰內邑州公蓋食采於州而為王之三公者也伐鄭之役師敗王傷懼而謀自託焉故如曹乎何以書過魯也閔周惡鄭而責州公之無具也

六年

春正月寔來

三傳以寔來為州公來或以寔為州公名詳其文義

與祭伯来相類葉夢得曰王之上士三命以名氏見

中士再命宜以名見則寔者王之中士也似為近之

不書使非王命也書來非事也王師喪敗王臣四出

天子不能庇其官王臣不能守其職蓋參譏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齊鄭如紀故也紀荀知懼宜返而自修即

不得免效死可也與桓謀之奚益哉卒之紀滅而郕

降于齊再書此會哀紀之不能立明桓之不可倚而
齊恃强吞弱其罪甚矣

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簡車馬也四時均教民習戰惟仲冬大閱爲詳
蓋農事既畢不妨民也四時習戰皆因田而行不玩
武也今畏齊防鄭不因狩而簡車馬非制也不行于
夏之冬而行于周之秋不時也凡王所舉多曰大書
大閱又因以著僭也

蔡人殺陳佗

佗自立逾年而斥其名賊也蔡人謂誰蔡侯也按左氏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佗而立之夫蔡侯欲立其出其心私也然能正其罪其事則公也故從討賊之辭而變文稱人存公義也楚子殺陳夏徵舒而書楚人亦同此義蔡討陳之賊可乎不擇人而討廣討賊之途也而陳之臣子不能討其罪著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者繼體之稱生於夫人又以禮舉之則書葢正始明分所以重國本杜亂源也鄭玉曰子生則書見名分之已定而明父子之親誓於天子然後稱世子見爵秩之貴而明君臣之義

冬紀侯來朝

桓方會紀紀復來朝求魯之亟也紀之荒内治而徒事倚人可見矣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火田也咸邱地名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蓋去莽翳以逐禽獸耳書焚咸邱則盡其地而滛獵矣蒐狩之制講禮非尚殺也訓軍非盡物也淫獵則殺不以禮而物盡故譏之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謀楚難也名之失地也蔡鄭嘗會于鄧矣穀鄧皆近

楚楚欲有事於蔡鄭必先有事於穀鄧穀鄧距魯千四百里其朝魯者為楚所逼委國而奔意以魯為東方望國庶能安已而求援耳不知魯之不足恃也失地何以書朝彼以禮來此以禮接之安得而不書再書來朝殊見也按左氏鄧於莊十八年始滅於楚意吾離來奔而鄧復立君乎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烝時也何以書胡安國曰

非為不時志也為再烝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字王之大夫也王蓋三聘桓矣下書逆后則

此之聘蓋言婚紀乎婚紀曷為與魯言魯請之也魯

欲存紀因為紀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為重焉王娶后

以毋天下乃輕猶魯請可乎哉

夏五月丁丑烝

五月建辰為夏之季春春祭為祠今蓋以烝代祠也四時之祭惟烝為腆冬則物備也非冬而烝亟也一歲二烝黷也時祭當用夏之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用仲月今用建辰則季月也又過時而慢矣皆非禮也

秋伐邾

滕紀穀鄧皆朝而邾不至故伐之邾不至義也是以不義伐義也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之八月不應雨雪書以紀異且明害稼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何以來命魯主婚也至尊不可與侯國為禮也婚禮不稱主人故不言使魯承命矣祭公宜復命且大婚之禮祖於廟而後行不可以二事出也使公來魯則輕祭公來而遂逆則輕王后女在其國稱女此稱王后何王命之斯后矣尊王命也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也歸不言以至者王者無外不可言自紀也胡安國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順也此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髙閌曰后必嫡女今曰季姜非嫡也程端學曰紀畏齊而納女魯弑賊而主婚王娶紀之

季女皆非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使世子來朝者攝也周官典命凡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是世子固有攝其君之禮然謂朝於天子則王事不可廢耳朝桓何急乎且至正月而終生卒矣比

事屬詞其非義著矣

十年

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攝朝於冬春初君卒可以辭而不辭從亂命也世子亦不得無過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五月而葬正也諸侯五月同盟至會會之禮也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期而不信也衛中變而公獨至故弗遇齊鄭急於圖紀魯欲存之伐鄭之役衛實從王是與鄭有隙矣故魯桓求會焉將以為援也然蒲之胥命衛與齊有舊好矣衛初以鄭故約會終以齊故中更於是有郎之戰書弗遇惡無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按左氏以郎之戰為鄭請師於齊是鄭主兵乃首齊

何也曰鄭忽怒而請師於齊事在五年之前桓欲存紀為齊所惡而存紀固義舉不可執以為辭姑借鄭為名結衛偕來耳春秋不循其迹而誅其心故首齊也諸侯加兵於魯衆矣此獨不稱侵伐以來戰為文者責在外也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之君方為郎之戰逾月即為此盟則其為三國

之君審矣何以不書爵而稱人吕大圭曰春秋書法凡一役再見者則人之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人之者略之也以為不足再書其爵則人之而已矣譏辭也非奪爵以示貶也三國來戰又為此盟同絶魯也魯存紀義也而盟以絶之是誓不為義也此其可略之實也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至繻葛之戰敢敗王師有
王者作尚待教而後誅之哉而卒於其位君子傷之

秋七月葬鄭莊公

逾兩月而葬速也時突在宋蓋慮有爭焉耳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惡專執也寤生卒世子忽立突宋出也故宋人執仲
使出忽而納突祭氏仲字命大夫也宋公者馮也鄭
莊以馮之故屢與宋戰曾莫之報乃挾突以亂鄭而

誘執其命卿使廢正而立不正不仁哉

突歸于鄭

突不繫鄭不宜有鄭也不稱公子爭國也歸有順辭有易辭突不順而書歸易也權在祭仲也突簒而首惡屬仲著禍本也

鄭忽出奔衛

忽繫鄭宜有鄭也不書爵未逾年也未逾年何以不稱子嗣父之重未周乎喪委國而出豈曰能子乃其

後復歸而稱世子何也曰忽失在不能自立而非有惡之可指故春秋不忍終絕也名之者何失國而有爭國者故名以別之也或曰祭仲之為此者權也姑出忽而立突則身可不死而突可徐出忽可徐反是不然夫權者道之準也不守節死義而從人廢立悖道矣惡乎權突出忽反亦偶然耳設雍糾之計行則仲之骨已朽而突焉得出而忽焉得反君子之處事計可否不計利害其觀人也論是非不論成敗祭仲

一執而突歸忽出其力足以濟而不能守義具見矣

比而書之惡宋而罪祭仲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蔡侯無子蔡叔蔡侯之弟以國繫字示兄終弟及之義也魯以郎之敗而求宋陳蔡蓋以敵齊鄭也然以大夫盟諸侯非禮矣内大夫帥師自無駭始與諸侯盟自柔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陳蔡一盟即合魯嘗敗宋而取其邑析之盟公又不往宋疑焉故公親會以求之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冬又會亟求之也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尋浮來之盟也紀故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兩會之後復為此盟固宋也前盟宋而㸃盟陳蔡此盟宋而㸃盟燕皆以廣己之援也燕南燕也姞姓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新盟于折不葬非禮也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既盟而又會何也前此兩會兩盟皆魯自為也繼此

兩會以為鄭也乃左氏於穀丘之盟即有欲平宋鄭之文宋以責賂不遂與鄭不平平鄭未有成言又兩會以要之宋終辭平故公忿而盟鄭以伐宋屬辭比事其情見矣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宋辭平故也鄭伯者突也宋所立也曷為背宋而盟魯不堪其責賂也魯宋勢盡而交疎鄭宋利盡而爭起宋朝魯而暮齊魯朝宋而暮鄭鄭朝宋而暮魯觀

其離合而世道人心可知矣

丙戌衛侯晉卒

再書丙戌因舊史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此公及鄭伯也内不言公而書及外不爵鄭而稱師陳傅良謂一役再見而略之者是也宋黷賂無厭故魯鄭伐之然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魯為突求平不從則亦已矣背盟不顧動衆毒民何為哉書戰于

宋責魯鄭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魯與齊戰也自戰郎以來齊不忘紀魯不忘齊二年之間三盟四會懼齊故也魯結宋以敵齊反因鄭而伐宋齊人因之遂結宋而連衛燕以伐魯焉燕本與宋魯同盟見桓背盟伐宋故從宋也魯急而請救於

紀鄭待紀鄭皆來而始能決日以戰故先會而後以已已戰也戰不地於魯都也以魯主戰自治也今日之戰丁未之戰激之也已實致寇而戰焉齊怒愈甚非所以存紀也四國敗績有敗道也齊魯爭紀齊曲魯直紀怒齊鄭怒宋雖曰從魯猶自戰也衛燕之從齊則怠矣戰稱君臣紀實也敗稱師重衆也衛宣未葬而朔稱侯逾年也喪在殯孫無外事逾年稱君則可未葬而從諸侯以即戎則不可

三月葬衛宣公

嗣子朔敗績而歸乃葬其親甚哉其不仁也魯與衛戰乃會其葬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修武父之好也魯鄭伐宋又敗四國之師懼其復怨故會以謀之地以國曹亦與焉魯鄭同惡而曹比匪

參譏之

無冰

燠而無冰蓋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氣失藏而萬化乖其理矣劉向曰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

寒歲秦末無燠年

夏五

春秋之作也筆削以定天下之法此之夏五闕月與事者蓋文成之後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來盟稱使前定也蓋已有約未足效信復遣使以結之也突與宋惡所恃惟魯忽尚伺釁亹儀在中不任諸大夫而使其弟私也亦不得已也既而宋伐於外仲抗於内窮而出奔矣蓋得國不正禍必至此其後

入櫟有鄭亦倖焉耳

秋八月壬申御廪災

御廪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所也天火曰災

乙亥嘗

壬申至乙亥方四日災於致齋之初不懼而改卜遽舉以祭慢其祖矣况周之八月夏之六月稼未登場安得新而嘗之以陳為新非嘗也著不時而紊先典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禄父有圖伯之志晚從鄭伯貪利忘義以紀故遂與魯隙兵敗而抑鬱以死寤生悮之也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東遷之初以伐國為罪至於會伐交亂甚矣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自此始故特文以著其罪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惡首禍也宋黨孽黷貨摟諸侯以伐

人國其惡甚矣故皆不稱爵而書人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諸侯於王朝有常貢周衰諸侯不臣遂至下求所求

非道益取輕於諸侯家父無所救正自取辱命之咎

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也魯宋弑君不能討喪師於鄭陵夷甚矣西周

之不復平王為之也東周之不振桓王為之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齊僖與魯屢尋干戈而會葬如禮王崩則莫之赴比事以觀其罪見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之歸書宋執仲明其所以簒也罪仲重於罪突也突之奔不書仲逐突位本非其有也責突深於責仲也稱鄭伯嘗君鄭也斥名者見鄭有君也忽雖未歸

國固其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世子未嗣位之稱忽嗣君位五月而奔四年乃歸歸而書復復其位也何以以未嗣位之稱稱之乎蓋奔時喪未逾年今歸後始成為君方歸猶未君也不可書爵喪已除矣不可稱子探其本而特書世子所以别於突而明正也突歸忽出突出忽歸廢立易若反掌仲罪可勝誅哉

許叔入于許

三國入許許君奔衛許已滅矣至此十五年而鄭內亂許叔乘之復國故繫以國而書叔叔者兄弟之行次也趙匡曰言與君一體是也何以書入無王命也

公會齊侯于艾

齊與魯絕矣齊僖即世魯往會葬復與齊通襄居喪出會是蔑禮也桓喜於釋怨而狎之其禍遂兆於此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皆附庸也何以稱人杜預曰皆附庸世子也其君書字書名故其世子降而稱人是也王喪未逾年而行嘉禮桓不赴王喪儼受人之朝且旅見焉重譏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春秋一國而二君者鄭之忽與突衛之衎與剽也突入櫟而書名忽正而突不正也衎入夷儀而不名衎正而剽不正也春秋別嫌疑以明是非而已矣于櫟

志大都耦國之害也制死虢君京禍太叔乃城櫟而置子元使昭公不終則莊之詒謀誤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忽在鄭突在櫟會于袲謀所伐也伐鄭則伐忽也突仇宋而有功於魯故宋欲伐突魯欲伐忽會而謀之卒從魯而伐忽也何為從魯突又許賂也謀者狥私從者計利順逆之理舉不復問此天下所以亂也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前冬伐忽以納突而不克此復謀伐忽也又邀蔡同會黨盖張矣地以國曹亦與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復伐忽也忽出五年莫有仗義而助之者突甫出而入櫟五國翕然來會為利而已矣突以賂結諸侯而宋則弑與夷而立之馮也魯則弑息姑而立之允也衛則殺伋壽而立之朔也同惡相比惟利是圖陳蔡

牽於大國時先時後比事觀之蔑周班而行私槩可知矣逾年鄭即有高渠彌之禍則忽之不終突之坐大五國為之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由冬歷夏至秋而還黨篡排正以之告至矯誣甚矣自此以後忽與亹儀皆不見於經蓋魯桓黨突以定其位赴告時通忽儀亹之弒殺則不告故莫得紀焉春秋因事以見法不求備於史以著其人

冬城向

向地介魯莒之交隱二年莒人入向矣城之蓋欲與莒爭向也至宣四年伐莒取向向乃為魯有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竟也冬城之時也志工役之興重民力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衛立公子黔牟而朔始奔其止書朔奔何朔有罪也名之者別於黔牟也朔搆殺二兄而奪其位又淩蔑

天子周室欲討二公子因之立黔牟而逐朔則黔牟之立必有王命矣朔齊出也故奔齊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為紀平齊也紀處齊肘腋齊志在必取而紀反助魯敗齊齊憾深矣齊襄因公求平詭為此盟以安紀之心而弛其備後二年齊遂遷紀三邑是可以知齊人之本謀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黄盟未幾遽興師齊惡著矣魯方為紀求平而遂與

齊戰何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蔡侯鄭伯懼楚而會于鄧乃蔡數伐鄭違初計矣不

同心禦楚而自相敵不數年而荆敗蔡謀之不臧自

詒伊戚桓侯之謂乎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前書蔡叔次立者也今又書季蓋叔先蔡侯卒而次立又在季也季之歸介於蔡侯卒葬之間其為嗣位明矣歸順辭蔡侯無子而季次立非爭國也志歸不志出奔略之也左云蔡人名之穀云陳有奉焉内得衆外得助歸立莫善於季惟經書自陳則貶其不出王命耳

癸巳葬蔡桓侯

謚稱公非正也臣子之辭也稱本爵正也天王誅之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世謚曰文侯是也蔡桓書侯葢告王請謚禮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宋志也邾鄭嘗伐宋也衛為宋黨從宋無足深怪魯春與邾盟而秋伐之不信而佳兵可乎哉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黃盟未幾遽戰于奚奚戰未幾遽為此會如齊何為哉會而遂如夫人之志也狎齊侯而偕夫人以來會縱夫人而隨齊侯以如齊書公與夫人者順之之辭彼欲而此從之也不閑有家而身從之禍之至也必矣會曰公會如曰公與究禍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内弑書薨而不地在外不論有故無故皆當書地今公與夫人如齊而公薨于齊則其故在齊而夫人固有與聞乎弑之罪也前書公與夫人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其事微而章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傷之也不生還而喪至所以發魯之臣子不共戴天之憤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以喪歸而成禮以葬蓋當其時欲以泯乎被弒之迹與夫人之與聞乎弒也春秋因魯史之舊文以著其實之不可掩且在臣子有不忍言者非賊在外之謂也次年書夫人姜氏孫于齊則討賊之義可知矣

